“福”字别解

□孟宪升

甲骨文之“福”字，左上为祭台之形，右边为“双手捧着酒坛”之象，一种虔诚、敬畏、恭敬之气跃然而显。历经数千年演变，今之“福”字，左右结构，左为“示”，右为“畐”。古之“双手捧着的酒坛”变成了如今之“一口田”。如此垂象，有何启示？我有一解，徐徐道来。

古之“福”，外求于神灵；今之“福”，须耕好“一口田”。面对父母，我们的“一口田”就是“孝敬好他们”；面对子女，我们的“一口田”就是“养育好他们”；面对学生，我们作为教师的“一口田”就是“教育好他们”；面对工作，我们的“一口田”就是“履职尽责”……总之一句话，“角色的责任”就是我们的“一口田”。也就是说，尽好我们应该尽好的“角色的责任”，我们就有“福”了。

正如《大学》所言：“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如此而言，“福”全由自造，不必外求。正是“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若“行有不得”，应“反求诸己”。

古之求“福”，心诚则灵。今之造福，同样要心存恭敬。福田心耕，我们应怀揣“恭敬心、感恩心、慈悲心”，去寻找光、追随光、成为光、散发光，做到向光而生、向爱而行、向善而拥、向美而歌，让世界因我们的存在变得更加美好。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如此，便会爱满世界，福满人间。

大德有言：“一切福田，不离方寸，从心而觅，感无不通”。心对了，人就对了，人对了，世界就对了。心中若有桃花源，何处不是水云间。王阳明说：“圣人之道，吾性自足；此心光明，亦复何言。”如此论之，幸福就是“德能兼修事上练”，就是“知行合一致良知”。进而所得与所不得，皆不如心安理得；所愿与所不愿，皆不如心甘情愿。诚然，凡事无愧于心，幸福就会永在。

甲辰春节即至，“福”字又将充满中华神州。龙行龘龘迎新春，前程朋朋在内心。歌之曰：人人都想有“福”。此文表明通路：知福惜福造福，人人本自具足。

往事悠悠

家乡的年饽饽

□赵婷婷

说起过年，最有年味儿的，总是小时候的年。印象中，每年从腊月二十二起，家家户户就开始做年饽饽、熬猪皮冻、炸面鱼、炸小馃子……年前的准备，除了采买年货，就是准备各种吃食——年后要招待一拨又一拨的客人，当然要准备得丰盛一些。

印象最深的，就是制作工序复杂、花色精致的年饽饽。这样的饽饽做起来是相当麻烦的。虽然也像做馒头一样，大致都是和面、发面、揉面、成型的工序，却需要在揉面和造型环节多花费些心思。记得母亲通常会在头一天夜里用酵母和好面，放在一个直径将近一米的不锈钢盆里，搁在热炕头醒发。凌晨三四点钟，面发好了，父母把我和妹妹连同被子一起推到墙边，他们则搬来面板，在空出来的炕面上开始“呛面”。

把发好的面撕碎成极小的块儿，铺开一层，均匀地撒上干面粉——一盆面可以铺好多层，每一层小面块都要均匀地沾上面粉，然后再重新揉起来。之所以叫“呛面”，大约是要撒面粉全部把面包裹起来，是为“呛”。“呛”好的面团会变得十分柔韧，做出来的饽饽口感也软韧筋道，而且可以长时间存放，不易腐坏。

面“呛”好了，天也亮了。事先联系好的邻家婶子大娘们，都一起来帮忙做饽饽。每个人的手艺不尽相同，但敢于出来帮忙的，通常都是佼佼者。大家嘴里聊着东家长西家短，手上却一刻也不停，揉面和造型都极为熟稔，有时还能跟别人学到新奇的饽饽花样。

胶东的饽饽甚是细巧，最常见的是枣饽饽和桃饽饽，尤其是桃饽饽，格外讲究。面团揉成上尖下圆的形状后，用一根筷子在一侧轻轻一压，就出来桃子的形状了，再用刀片在筷子的压痕上轻轻划一道小口——这是桃饽饽蒸熟后是否会“笑”开口的关键。因为揉面发面程度不同，桃饽饽们有的年份“笑”得轻，有的年份则“笑”得太过，咧着大嘴几乎要“笑”到脑后了。

蒸好的桃饽饽，放凉后还需要刷一层“桃红”。以前每年快过年的时候，都会有货郎在街上卖“桃红”，就是一小纸包胭脂色的细粉，不知是什么成分。把它用水和一和，再用小刷子蘸了在刀刃上一刮，就会有许多桃红色的小水滴飞散，落在桃饽饽“笑”开的那一侧，化作一片桃色红晕。这样，原本白白胖胖的桃饽饽一下子变得娇羞起来。

小时候，年后亲戚之间走动，收到礼品后需要回礼“压家什”——不管篮子还是篓子，带来的礼物收下后，需要放上点自己的东西压一压，很多人家就选择用自己炸的面鱼和蒸的饽饽来“压家什”。东西虽轻，却是礼尚往来这一古风的最好诠释。各家收到回礼后，也会比较一下，这家做的饽饽更好看，那家炸的面鱼更好吃。

母亲向来为自己的手艺而骄傲，做的主食和点心在周围的亲戚中口碑甚好。她的手艺应该是传自我的姥姥，或者上一辈的婶子大娘们。那个时代的女人，每到忙年备货的时候，就三五个聚到一起，今天去张家，明天去李家，合众人之力完成一家之事。一大群人热热闹闹做饽饽、包包子，多半天可以完成一个人两天的工作量。既切磋技艺，又增进情谊，乡情在温馨又和谐的忙碌中逐渐厚重绵密。

寒冬腊月，又是一年。已经十年未曾回老家过年了，不知今年的饽饽，是否还带着众人指尖的温度？

凡人脸谱

父亲写春联

□庄培耀

一进腊月门，年的脚步就一天一天近了。家家户户都要按照传统风俗扫尘、祭灶、蒸年糕、贴春联……辞旧迎新之际，有许多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其中，最能体现春节文化内涵的就是贴春联，它表达了一种劳动人民避邪除灾、迎祥纳福的美好愿望。大红的春联往门上一贴，喜庆的节日气氛就出来了。

父亲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民，但他自学成才写得一手好毛笔字。每到过年，拿着红纸找父亲写春联的村里人络绎不绝，父亲总是欣然应允，写完后分文不收。后来，父亲冬闲时就裁红纸写春联，到周围集市上售卖，以补贴家用。

握了一年锄柄的粗糙大手，再提笔写对联，毕竟有些生疏，父亲就先在院子里练习练习，热热身。他以地面为纸，找把刷子，蘸着水写，有时干脆捡根小木棍随便绑上几根毛线头，照样笔走龙蛇。

练得差不多了，就开始正式写春联。方桌上，将红纸铺开，我站到桌子的对面牵拉红纸，保持平衡的姿态，以防止墨汁滴下来。父亲凝神细思几秒，提笔悬肘，柔软的笔头蘸满浓墨，如行云流水般，左行右送，上挑下顿，虚实纵擒，银钩蚕尾，细处如丝，粗者似柱。不一会儿，一副苍劲有力、墨香缭绕的对联就一挥而就。

父亲才思敏捷，联语储备丰富，写时信手拈来，写的春联既喜庆又符合大众的口味。平常人家的词是“人财两旺，福寿双全”“宝地财源广，福门事业兴”；做生意的词是“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生意年年好，财运步步高”。除了大门、二门、厨房等门需要贴寓意吉祥的对联，其他不同地方还要贴四字不等的小标语。如门口一般是“出门见喜”“抬头见喜”；炕头、床头贴“身体健康”“福如东海”；碾子上贴“青龙大吉”等等。我想，凡此种种，除了传统风俗之外，大概也体现了人们从古至今根植在心灵深处的那种对天地自然的敬畏。写好的对联晾在闲屋里，红彤彤的联纸，遒劲的字体，美好的寓意，年味就这样弥漫开来。

一副副红红的春联装点着家家户户的门楣，渲染着节日的喜庆气氛。美好的联语似一首首丰年的颂歌、春天的序曲，为一家人企盼的新年新气象拉开序幕。平安、健康、富贵、吉祥，美好的愿望虽然不一定能实现，但给人以积极向上的心理暗示。心有暖阳，岁月生香。谁不希望新的一年安安稳稳、过上幸福美满的日子呢？

现在一有空我就重拾毛笔练字，跟父亲学着写春联，小院里依旧墨香袅袅。我期望着，现在的孩子也能重视传统文化，练习书法，写好毛笔字。希望等我老了的时候，我的孩子也能像我一样，继续讲好我们家的“春联故事”。

琅琊放歌

新年

□刘玮

这天，阳光还叫阳光
但已是新面孔了
它慢慢数着大地上金黄的迎春花
把人影绰绰的街道
数得金光灿烂
拥挤的小村庄披上了闪亮的华服
白云邀请春风奏起轻音乐
它们在天空放牧新生的羊群
从山顶一直溜达到山脚
魔术般把洁白唱成了红彤彤
一切向未来
天籁之音也焕然一新

当米饭的芬芳
和着鱼肉香蹿入鼻孔
阳光也不再数花朵
馋得悄咪咪地溜进千家万户
落在摆满年饭的圆桌旁
落在老人颤抖的酒杯中
落在中年夫妇额头细密的皱纹里
和着孩子们的欢闹声
一起飞上房梁
不知何时
阳光醉成了月光
藏匿在花下，扇动着新翅膀

这天，光也有了年味
且愈来愈强劲，愈来愈深浓
一盏盏高高挂起的红灯笼
把聚在一起的、那些生动的笑容
也照得红彤彤、金灿灿
日光、月光、灯光，早已分不清
被嵌进了新生命的每一个缝隙
这样的日子注定会流淌
如细水长流

叶落归根

□徐依凡

弯身捡起遗留风里的黄叶
把片片洁白揽进怀里
打包好故事 换一身崭新
回家过年

归家的电话一遍遍响起
平缓的语气里尽是急促
回首这一年
原本清晰的过往开始变得斑驳
收获或是成长
只得留给时间说

汽车开动了 跨过山海
只为老屋那盏昏黄的灯光
还有老母亲那双守望的眼睛
不再迷茫

车子驶过的地方 光影闪现
天天 月月 年年
一簇簇，一层层
娇嫩的，挺拔的
积压许久的都在此刻迸发
不说失与得
回家过年啦

《逸文》由本报编辑部
与西海岸新区作协联合主办